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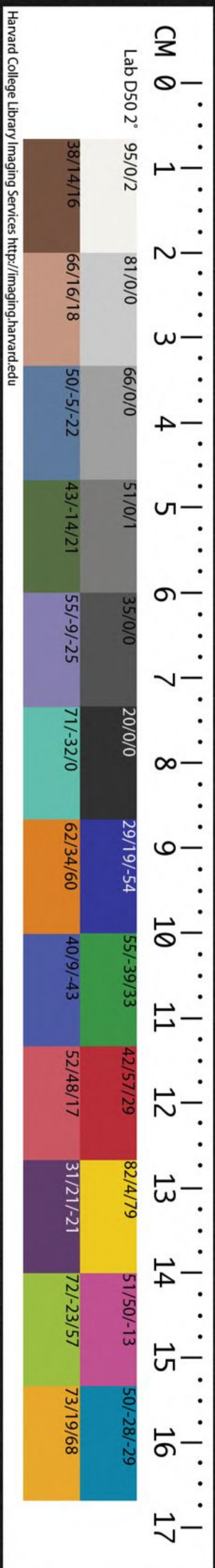
7856/3228(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

MAR 30 1954

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論語序說

哈佛大學
哈佛葉宗
圖書館
珍藏
印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

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

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

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為司職吏畜

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櫛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

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

通乎景公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

惑之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

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

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

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谷于路

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

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

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

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

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

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離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

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

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

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

堅白語及荷賈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

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

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

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條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

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

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

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

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

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子

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

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

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于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

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長洲湯傳渠子方手輯

德清徐自洵又蘇叅訂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

虛齋蔡氏曰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也在事物為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曰門曰基本

之所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虛齋蔡氏曰：人性皆善者，氣質之不一也。覺字本伊尹先覺覺後覺來。所為字兼知行與為之。不厭女為周南召南二為字同。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者，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先覺是已能明善而復其初者，吾必從而效其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即性善之本然也。看此一章，須要先認箇學字。門人記此書而獨以此為首，可謂大有見聖賢亦讀書今之學者亦讀書然其中却有不可同年語者。故學者當先認箇學字。整菴羅氏曰：論語首篇以學為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自今觀之，予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以學乎。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為，亦不出

四者之外。龍溪王氏曰：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不說如何是學。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

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虛齋蔡氏曰：凡人之所以

為學而意思苟且工夫間斷不喜學者，只為暫去學他而無時習工夫所學不熟，中心不見那道理中一段可嗜之味耳。故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此說字正謂樂學也。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負其所學者而自喜也。次崖林氏曰：說處全在時習上學而時習則工夫爛熟義理融會浹洽於中略無生疎扞格之患。真有左右逢原之妙矣。學者到此境界中心豈不喜說。紫峰陳氏曰：時習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真味泛溢悅者悅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景逸高氏曰：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即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學而習習而

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卽如忿慾習於懲窒慾窒過二三次便省力便有味。○彥陵張氏曰工夫全在時習上箇中有勿忘勿助意思說字正形容時習之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鼓舞人心。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敬軒語。曰涵養之深翫索之久。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渙然冰釋怡然順理矣。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虛齋蔡氏曰言學者正欲以行之也時故說此與上段程子皆主知言雲峰。謝氏曰時習者無時新安皆以此節專主行言是認差了。○敬齋胡氏曰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學不可放下須是時習必有事焉是孟子集義工夫。程子又以爲持敬工夫皆是無間斷也。○儼弦徐氏曰古人無事非學故無

時弗習上蔡數語點得極醒人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

從者衆故可樂

○虛齋蔡氏曰善卽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

者衆則有以愜其素願云何不樂。○次崖林氏曰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同歸於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來參看。○聖賢言治已必及人者蓋斯人是我同類同此心此理已既能盡此理便當推以及人非但道理當如此是固上天生人之意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便知此矣。故大學之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言成已必及成物西銘。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觀濤王氏言仁都是此意。

潛故曰在中樂字舒暢故曰發散
在外非必手舞足蹈乃為在外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含怒意

涇陽顧氏曰悔生於歉愠生於滿兩者皆從名根來○次崖林氏曰只有些子不平意便是愠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虛齋

蔡氏曰人不知而不愠此全是學力所到唯知學為分內事俛焉日有孜孜而略不以外者為欣戚作輟也○不可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來實他而以為知

命故不愠也此等地位去知命之君子遠矣程子曰雖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

次崖林氏曰人之為學學為君子而已學

而時習之善雖有得於己而未及於人未足為君子也善及於人雖可樂若人不知而或愠焉是尚以在外者為欣

戚未足為君子也故為學之道必足於己及於人而忘於己焉則學至德成而為君子矣愚謂及人而

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

次崖

林氏曰此處地位儘高所得最深今人有一善而不見知於人尚不能無介於心况善足以廣及於人乎非夫德盛於中在外之得失纖毫不足以動之不能至此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便是這地位所以為成德○觀濤王氏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君子而何○虛齋蔡氏曰學莫先於成己故以學習而說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愠而為君子終焉

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敬齋胡氏

日先要學得真時習則無間斷而所學熟矣○虛齋蔡氏日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

利之學也。程子曰：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文詞也，訓詁也，異端也。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聖人之道，即所謂正學也。正學，即明善而復初也。此即古之學者一也。時習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雖至不知之地，而時習之功未嘗有間。○觀濤王氏曰：首節最重，蓋時習而說之後，別無進步，只愈習愈說，便是進步。○行之陳氏曰：古來聖學，只是乾乾不息。此中自有真趣，故時習盡君子之學，說字盡學之趣。即此是徹首徹尾，底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愠之君子，就其中忘遇者言。○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

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已之說亦無由得及人之樂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說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愠而為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毅侯

李氏曰：劈頭說此一章，分明自道其一生好學之至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時習而說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此朋來而樂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不知而不愠也。○季思歸氏曰：三不亦乎句，自得之故言味之有。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

謂于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虛齋

蔡氏曰：犯上是小不順，作亂是大不順。此言人能孝弟。虛齋蔡氏曰：亦有資質合下底，亦有習成。

底總是據現成底說。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次崖林氏曰主

意在下文孝弟為仁之本。其曰人能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是先說箇意思。至下文始的言之。以見為仁必本於孝弟。

彥陵張氏曰好從心上來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多是至和極順底意思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觀濤王氏曰務字有聚精會神意本猶根也。虛齋蔡氏曰本字說得廣根專指木

言故須著箇猶字。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觀濤王氏曰為

仁雖重愛之理然愛之理亦即心之德但屬發用邊多耳。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方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次崖林氏

曰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紫峰陳氏曰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

故註中用凡事二字。觀濤王氏曰犯上作亂不仁之事也而孝弟者無之則為仁之本可識矣是故君子務本而

專力於孝弟上二句言本之當務以起下二句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

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莊渠魏氏曰天地生生只

具此生理各有一箇好意思在。心父母身所由生故發得尤懇切。雙江聶氏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提

不待學慮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培養得這箇真念不息則氤氳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之本。從吾焦

氏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切者故為其本。觀濤王氏曰仁者無不愛孝弟不過為仁之

一端孝者愛吾親弟者愛吾兄即此愛親愛兄良心真切實無所不愛之根。貞復楊氏曰仁道譬之樹木其生意

實無所不愛之根。貞復楊氏曰仁道譬之樹木其生意

四書明傳卷之三
都含本根離了本根便槁然無矣所以君子惟務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所云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是也生生不已是之謂仁仁者人也若不○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能仁其身便不得爲人

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

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洞初張氏曰仁是生人者也有生而後有

孝弟如何孝弟爲仁之本曰仁在未生之前無思無爲一落於爲人而仁有爲矣知愛知敬乃情識所自始於情識中培養真念便生意充滿故曰其爲仁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

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

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

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

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虛齋蔡氏曰聖人教人爲學不過教人做人而已而人所以爲人者仁也孝弟則仁道之大本也孔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此章論爲仁必本於孝弟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敬軒薛氏曰有一毫取人之意則言必諛貌必諂所謂巧言令色鮮矣仁

也。只順理便是道。○不可以詞色悅人。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虛齋蔡氏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致力之地。然於此却有天理人欲之分。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正顏色必近信。出辭氣必遠鄙。倍是乃為己之實功。而非為他人觀聽之美。如使巧其言。令其色。徒事華藻。一以悅人為主。則本心之德雖有存焉者寡矣。○徹菴徐氏曰天地之仁從專一直遂中出世態上多一分粧點。天理上便減一分本質。○觀濤王氏曰註發鮮仁之故云。致飾於外務以悅人。看來只重一外字。仁是心之德。收斂在內。一毫務外便操存涵養之功疎。而方寸之真純存焉者寡矣。○因之吳氏曰心德之存亡。只爭箇人欲肆與不肆。人欲肆與不肆。只爭箇務內務外而已。巧言令色。全然走作在外。不復知有著己之實。一團掩飾欺人底意思。人欲豈不肆。而心德有不亡乎。須知事心於外。便就人欲肆。人欲肆便就心德亡。非落一層。○本心之德。即天理也。天理在心。無些子虛花炫耀。巧言令色。粧點致飾。已是窮工極巧。豈不是斷喪天理。豈不是自絕於仁。○鮮仁者。謂欲肆而理亡也。非心外馳之說。此自是木訥近仁底道理。與此無干。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承菴姚氏曰鮮少也。言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次崖林氏曰夫其是非成敗。皆仗於我。吾不盡其心。而輕易苟且與之謀。彼用吾謀以作事。及至壞事。皆我誤之也。故其道在於忠。

忠者盡已之謂。蓋必除已心思智慮所不能到。斯已矣。若是心思智慮所能到。都必罄盡。與他謀畫。罔有一毫遺漏。

如此方以實之謂信。虛齋蔡氏曰：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

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次崖林氏曰：信有二義。面而不心。非信也。必表裏如一。斯信矣。言而無物。非信也。必行顧

其言斯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次崖林氏曰：傳習不專主知。兼行說

時復思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曾子以此三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虛齋蔡氏曰：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三其省而獨於此三事。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最要者三

箇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自漢徐

氏曰：三不字。三乎字。有歉心有疑心。有懼心。其自治誠切

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虛齋蔡氏曰：所謂得為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

切切已也。曾子之三省。決然在一貫前。彥陵張氏曰：此曾子毋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親切。人惟認不忠不信不

習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自一毫苟且不得。伯玉陳氏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

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而三者之

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

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

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

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

蔡氏曰時謂農隙之時又歲十一月徒枉成註云十月農
 功已畢大抵畢字與隙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
 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
 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
 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
 足證矣○愛人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
 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次
 崖林氏曰使民以時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異使民以時
 之時是農隙之時是四時皆有可使之時也不違言治國
 農時之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此時則不可使言治國
 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虛齋蔡氏曰此章五者皆
 從為政者身上說所以為
 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
 至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

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
 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
 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
 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
 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
 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虛齋

蔡氏曰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
 孔子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
 看為一事故朱
 子置之圈外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

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虛齋蔡氏曰：味朱子

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次崖林氏曰：謹字當訓敬慎。今日行之有常，何也？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

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敬慎是字義，行有常其意也。按朱子此解，是本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意。信

者，言之有實也。（觀濤王氏曰：信汎廣也。衆謂衆人。觀濤王氏曰：汎

愛，不是博愛，只就他羣居所接之人，箇親近也。仁，謂仁者，箇乖戾不生，嫌隙不作，便是一例。用愛。

（虛齋蔡氏曰：愛欲其周而親有所擇，仁即衆中之賢者。觀濤王氏曰：仁人只作善人看，即衆人出類者，親字對汎

愛字看，是尤加意愛他。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次崖林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小註說得好，只是行此數事，有餘剩工夫，便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此數

事都會了，然後可學文也。紫峰陳氏曰：詩書所載皆聖人教人爲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闕

者，故不可以不學。觀濤王氏曰：餘力學文，非必如君子之博學於文，但隨所及而習之耳。虛齋蔡氏曰：入孝出

弟，弟子之大本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事，此數句於弟子職盡矣。則以學文，謂以其

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文方是開發聰明處，謂日用脩行之外，一有餘力，便著去學文也，不可專說稽

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眾親仁底道理。然此數者道理亦在其中。○大抵學者之事文行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著工夫而後及於理。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龍溪王氏曰：古人設教只是要不失人本心。孩提所發知竅只是愛親敬長。此混沌之中最初一念。今教弟子入必孝出必弟。便是接續他最初一念。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跬步便是行。這裏不防閑他。或從俗恣肆本心因而亦失。故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也。然人心本來與物同體。此是惻隱之心。人心本來知敬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是愛親敬長之心。發此處全要擴充。故又要他愛眾親仁。亦便是接續他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已。然又須有以養之。方能生意暢達。使他餘力學文優游閒習。寄託心思鼓舞精神。使不流粗硬邪僻。以培其元氣。則所行自然。本心不漓。自弟子之於大人歸於一貫矣。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

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

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虛齋蔡氏曰：此

章學文固非輕然亦行為重故曰有餘力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洪氏曰：未有餘力

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

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

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虛齋蔡氏曰：詩書

之職禮樂射御書數於孝弟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過因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程子尹氏但

重在行上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故朱子補之大抵學文亦是箇重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

善有誠也。次崖林氏曰賢賢易色不是初間好色及見賢者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今好賢之心篤却似變了模樣○事父母能竭其力謂凡其力之所能為者皆當竭盡而無餘也服勞奉養溫清定省之類猶是子職之常者未足為竭力致猶委也委致其身

謂不有其身也。次崖林氏曰人臣只為身家之念重故於身是一身之榮枯利害都不計而一心於事君但欲成君之事已身之事悉委致之恰似無了己身一般居常則敬

事而後食臨難則殺身以成仁是皆致身之事也文天祥曰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真可謂能致身者矣○觀濤

王氏曰致身不限定舍身凡身之寵辱利害付之不顧者皆致身也兼常變言○言而有信兼根心而發久要不忘

意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虛齋蔡氏曰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賢尊賢也與朋友交取友也

通考戴山劉氏曰人必好惡之心正而後行誼敦倫紀篤終身德業可以臻至久大故子夏論學首以賢賢易色為言賢賢則必以賢者自待為忠臣為孝子為信友凡事皆做到徹頭底不肯半上半落只此是真人品真學問即未暇到學文之功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思泉胡氏曰吾

固已得其本矣○人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因之吳氏曰除却綱常之外有何名理除却實踐之外有何講究○彥陵張氏曰聖門論學只在人倫日用上做工夫非另有一種學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

故子夏言有能如

種學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

故子夏言有能如

種學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

故子夏言有能如

種學實能盡倫即此是學更有何學

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

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通考虛齋蔡氏曰子夏是主資質之美者言若兼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

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如子張見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替

他周旋處○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

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

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虛齋蔡氏曰此句正應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一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

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

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虛齋蔡氏曰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

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欠平正聖人灼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日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是少少斟酌至抑揚之際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少少斟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

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虛齋蔡氏曰威重就資質上說必有是資

質方可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學字兼知行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是一套事○次崖林氏曰學所以不固者輕乎外必不能堅乎內也何也義

理皆在於心。心存則理存，心亡則理亡。外輕則心亡，而理隨以不存也。○紫峰陳氏曰：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莊氏曰：精神深厚，容貌儼恪，則神氣內守，采色不揚，德機無滲漏，敗洩之處若輕浮淺躁之徒。五官之用流逸，奔競精神外淫，而思慮從之，縱有所得，耗矣滅矣。今人老耄善忘，何也？血氣不足以守其知識也。○宇泰王氏曰：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

虛齋蔡氏曰：主忠信者，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實為主，則孝真是箇孝，弟真是箇弟。○敬軒薛氏曰：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常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從一念一

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敬齋胡氏曰：程子曰：忠信而出，忠信而入，為學之本也。忠信則不雜，人偽所以為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也。○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天理。○觀濤王氏曰：萬事皆憑此實心做主張。○宇泰王氏曰：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為。程子曰：人道惟在學問之主，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

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

忠信，豈復有物乎？

敬軒薛氏曰：人之所為，有一不實，即為妄矣。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虛齋

蔡氏曰人多。是臨深以爲高。故聖人言無友不如己者。○
觀濤王氏曰子夏云不可者拒之。拒字太峻。故子張譏其
不弘。今但言無友。却自渾融。人情悅不若己者。毋字全在
心上。○戴山劉氏曰處嚴憚之友。最有益。使人簡身之功
不惟恐不及。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季思歸氏曰過在熟

處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月川曹氏曰人

真不幸。知有過而憚改。是真不幸。○敬齋胡氏曰人有過

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何益。○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
悟。以遷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改。則後事尚可少過。否
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愈多也。○季思歸氏曰改過只在

幾微處。幹轉覺得。不是便莫如此。此際甚微。○玄扈徐氏
曰勿憚者。定不干休。有昔人沉船破釜之意。今人有過起
初不能勇猛鋤治。引得後面滋蔓。越發下手不得。故朱子
下箇速字。○觀濤王氏曰全重憚字。過之不改。全在畏難
一念。是病根。勿憚。○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
是要斬斷病根。

速改以從善而已。季思歸氏曰友不如己者。害大。然而便

日無友。禁其易也。日。○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已適意改過者。利長。然而割情捐欲。故

勿憚改。作其難也。○紫峰陳氏曰病莫病於輕。要莫要於誠。損莫損
於友之失人。益莫益於過之速改。四項各自說。游氏曰君

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

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

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虛齋蔡氏曰：先言不重不威而

學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其功也。○次崖

林氏曰：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是下有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

○曾子曰：慎忠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虛齋蔡氏曰：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

○觀濤王氏曰：喪不患其不哀，忠禮之不足，故慎終是喪盡其禮，祭不患其不盡，禮忠誠之不至，故追遠是祭盡其誠。誠則在中心。

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承

姚氏曰：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歸厚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蓋終者人之所

易忽也，而能謹之。

若水車氏曰：集註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苦痛哭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

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

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虛齋蔡氏曰：此章指在上

者言。故註曰：下民，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

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如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

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觀濤王氏曰求是夫子有心用世而求此政於邦君與是

邦君有心下賢而與此政於夫子子禽意重求邊觀抑字可見○唐氏曰至於是邦是字甚活不止一邦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

觀濤王氏曰易直是平易正直

節制是不敢放縱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

觀濤王氏曰夫子盛德在中者難言故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五德俱主外面說

其諸語辭也人

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

以其政就而問之耳

虛齋蔡氏曰子禽所謂與者是有人情意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則是出於時君之敬信就問而非以此為與矣○紫峰

陳氏曰或以時君敬信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

非與蓋人君咨訪搜覽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

聖人而以政與之者與由時君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得由夫子者也則非與矣○因之吳氏曰夫子之

聞政人自認作求之耳而夫子實無所求也一節只是不求二字但說得如此宛轉非溫良恭儉讓句為聞政之實

而下一節大旨但其德容以下則體貼本文解論一節及耳字極有意思不可草草看過非若他人必

求之而後得也。

觀濤王氏曰子禽求與二字皆非而求字尤謬故子貢下二句專辨其非求也雖借

言夫子之求實辨其非求故註中但云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極融會。所以借名為求者因得字生也凡人求則得之。夫子有所以得之者即謂之求可也。他人之求有心去求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如此。○虛齋蔡氏曰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通考次崖林氏曰夫子之求之也。就搭夫子溫良恭儉讓說去。謂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這是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與。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

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無回沈氏

曰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子從旁察識而體會之。其商度如此。○字泰王氏曰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於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儉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敬菴許氏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

勵天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觀人發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

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虛齋蔡氏曰三年無改只是要有一个

曰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察識而體會之其商度如此○字泰王氏曰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於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也不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儉讓邦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而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

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

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

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

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

敬菴許氏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志欲其蚤立而行欲其自脩所以

勵天下之為人子者非徒為觀人發也

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

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虛齋蔡氏曰三年無改只是要存不

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恁地終是不解和且如人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其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當灼艾出於情愿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便是知和而和矣○次崖林氏曰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這體與用原無二次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易曰履和而至本義解曰禮非強世蓋先王之禮本時勢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故曰非強世以此觀之則禮本自和不是夫子教人去和○紫峰陳氏曰最嚴莫如禮如父坐而子立君尊而臣卑以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有一定之規矩法度而不敢有毫髮之違越僭差何嚴如之然人但知其嚴而不知其出於天理之自然發於人心之不容已由之而行則心安不由之而行則心不安由之則萬物有序而各得其所不由之則紛紜乖戾

而一步不可行。夫豈繩人以所甚難，而強人以所不欲者哉？是其體雖嚴，而實未嘗不和也。○觀濤王氏曰：禮之用不可作人之用，禮說蓋禮之施用，與人之用禮固無兩意。但作人之用禮，以和為貴，便似是有意於和了。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也。○次崖林氏曰：先王之道，即先王之禮也。此句承上文和字來，這裏就有和字。故就承之曰：斯為美。○觀濤王氏曰：斯字不是指和字說，乃是承上惟禮之用和為貴，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也。蓋先王之道，正是禮中有和底。若使禮不以和為貴，則先王之道不美了。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石簣陶氏曰：小大者，事也。小事大事各有經曲，非以下後世小事大事皆由之也。不可指先王說。○觀濤王氏曰：斯字不但貫本句，直貫到小大由之。惟禮和為貴，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而小大由之，正是美字意。○山之不是由和，若由和，又是有意於和了。蓋之字指先

王之道言，即禮也。由之，是由禮所以。禮者，則惟禮中有和故也。○了凡袁氏曰：為人情本有是喜心，本有是哀心，故飾之為吉凶之禮儀節，雖多皆非強世自昔先王制禮原是如此。此其道所以美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

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虛齋蔡氏曰：既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

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次崖林氏曰：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而和是專一於和也。專一於和而掃去禮節，把上下尊卑之分都略了。而尊卑混雜，嘻聚笑樂以為和，如婦子嘻嘻不端坐而箕踞童子

與先生並行。都無長幼之序。成甚模樣。所以不可行。○觀
 濤王氏曰。行字承上由字來。不行。乃行不去也。即末句不
 可行意。知和而和多。一知字便有病。便是有意為和了。○
 無回沈氏曰。才言禮則自和自節。而無不行矣。知和者其
 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復先王之和。才知和而和。便是不與
 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立齋鄒氏曰。禮字節字和字不
 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之自然。順適處。即
 和。和之所以可由者。惟其自然之節也。離節是流。不是和。
 便不是禮。如何叫做行禮。○虛齋蔡氏曰。此章之旨。謂禮
 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一於和。則和非其和矣。
 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禮之用。和
 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越理
 而行者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
 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虛齋蔡氏曰。樂勝則流。此樂字只是禮中之樂。所謂樂只是一箇和。

如羣居交際之間。藹然有權洽之氣。而無乖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又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程子兼引下句。以配此章下節。亦借言耳。

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

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虛齋蔡氏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只

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是禮樂不相離。愚謂嚴

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

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虛齋蔡氏曰。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

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足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
通考觀濤王氏曰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而以和為貴但徒和則不可行耳若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嚴而示之以和曾不思晚近世不患其拘惟患其縱也○彥陵張氏曰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為是探本之論以矯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誰說是和之弊但一於和而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和大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辨和以維禮非兩救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

觀濤王氏曰信是約信即與人

義者事之宜謂所約之事

乃復踐言也

觀濤王氏曰言即

負所約之言

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虛齋蔡氏曰因

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

則言必可踐矣

敬軒薛氏曰凡與人言則當思其事之可

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觀濤王氏曰近即合也可字只據今日近義便知其將來必可復非待將來

也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

觀濤王氏曰恭是敬人

固無不及亦無太過重無太過一邊為當時足恭者戒○恥自內生辱由外至

所依者不失其可

親之人。無知梁氏曰凡可親之人定是朴厚老實無一段

日可親之人非以情言以道言也。道德足重雖可憚亦可親也。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虛齋

蔡氏曰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是初

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見因依所當謹。因字最輕只是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

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來亦可宗主因失其人其失猶此小至於宗之失人其失大矣。君子可不為久遠計慮哉。此

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

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虛齋蔡氏曰此章之言有子是

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終是時事下三截皆是無

自失之悔。○戒山劉氏曰此章言涉世持身之道皆就人情最易忽處檢點來如一語輕諾人一貌輕假人一時輕

與人作緣皆極易苟且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觀濤

王氏曰三段總是寡悔之道總貴一無所苟。○雨若張氏

曰天下只有道理始終顛撲不破故不必計較後來但執一無弊之道便是善始善終。○省菴吳氏曰謹始慮終都

在上句看出可復全在約信時遠恥辱全在致恭時可宗全在因時。○用齋周氏曰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

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故必須合下討箇究竟。○遵巖王氏曰此須是平時講究

這道理始得。○毅侯李氏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

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慷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青螺郭氏曰學者須有一種精神照管於

人已之交此三段工夫全在兩近字一不失字有許多斟酌意思。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觀濤王氏曰無字作不字不作禁止詞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因

吳氏曰志在敏慎就正自不暇及於居食有不求正為有急於求者○通考衷一李氏曰只緣有這箇無求底心方能去敏慎就正其實無求安飽正是吾儕大學力處所謂

打破嗜慾關頭若根源處不潔淨雖竭力用功只是皮膚上綽過○幾亭陳氏曰周子之無欲為要欲指何事欲雖

多端總為形骸上起最切無如居食所以君子好學始於無求安飽孔顏自樂皆洒然不以居食為意只此淺

近事看得破放得下已築成浩然於天地之根基矣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次崖林氏曰人於求道之事嘗易至於不足如致知力行皆然於是而不敏焉

則道不能至譬如行千里之途遇力不足處若不奮發勉強行去則中道而廢安能得到故有不足不敢不勉中庸弗得弗措人一己百皆勉之功也○通考復所楊氏曰所說敏於事事與行不同試思吾輩所學果有何事識得此事即欲不敏不可得即欲不忘安飽不慎言不就正慎於有道亦不可得○因之吳氏曰一節只敏於事便了

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次崖林氏曰言謂之有餘者蓋所言底行得到處則無餘若行未到剩底便是有餘也不敢盡其所有餘是度其能行到則言不能到則不言是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

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次崖林氏曰於事之不足而敏焉則求道之事無一毫之不盡於言之有餘而不敢盡焉則所言皆躬行之實是道必有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為吾有矣然其是與非又未可知故必取正於有道古之君子隆師取友皆為是也○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觀濤王氏曰就者親近之意正

者正言行則可謂好學矣虛齋蔡氏曰君子食無求飽至

之是非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

自己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觀壽王氏曰不

求安飽者正一其心於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此心猶不

自足又必就正有道總是無窮之心學道也道本

無窮趣味可好莫加也好學者只真知此

不窮之味故好而不厭總承上數句來

凡言道者皆謂

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虛齋蔡氏曰不求安飽

言者用功於道之實事也取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

恰好而無差也紫峰陳氏曰人不從事於道不可以言

學學不務得乎道不可以言好今觀君子不求安飽則立

志堅矣敏事慎言則用功實矣取正有道則趨向正矣以

此求道則道終可得謂之好不亦宜乎若使苟安卑近優

游歲月為無實之言而不顧執未到之見以為真辭云學

而與不學者相去幾何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

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虛齋蔡氏曰尹

就正句意欠周匝次崖林氏曰事兼知行在內尹氏專言力行以所重而言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

好去聲

常^驕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二者之

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虛齋蔡氏曰自守云者謂其不為貧富所搖奪也次崖林氏

曰無諂無驕是以理制欲以道義處貧富而不為之動也故曰知自守而未能超乎貧富之

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

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虛齋蔡氏曰安處善以

所樂言觀濤王氏曰禮即天理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

若有規矩不可踰越也然單說禮字似屬勉強擗節故又

加箇好字好禮全不著意只見得此心自然合禮處亦不自知其富矣虛齋蔡氏曰

猶知有貧富也若樂與好禮則身雖處乎貧富之中而心

已超乎貧富之外矣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

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次崖林氏曰要看無諂

無驕與樂好禮是何地步有何差別無諂無驕是靠貧富

上說樂好禮是自樂自好禮都不干貧富上事無諂無驕

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好禮全不在貧富上做工夫貧

而樂非樂乎貧處貧自有其樂也孔子曲肱而枕樂在其

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是也富而好禮非是欲守其

富也乃自去好禮須知好禮與無驕血脉相通處驕是奢

而犯禮無驕是制節謹度不敢違禮好禮則安處善樂循

理制節謹度又不足言矣承菴姚氏曰人心體本自樂

本自有箇禮在只緣移於所遇動情於私欲便失其本體

耳知得貧富在外與我心體上初無加損常自瀟灑常自

怡悅常自範圍於規矩之中矣此好是自然之好與樂字

同孔顏之疏食曲肱簞瓢陋巷周公之公子貢貨殖蓋先

孫碩膚赤舄几几便是樂與好禮底樣子子貢貨殖蓋先

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

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虛齋蔡氏曰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為問也

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已能勉其未至此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沈氏曰只求日益切磋琢磨皆一層損一層之義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

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

是詩以明之

虛齋蔡氏曰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闊然却因

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與○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

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略可

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知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

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次崖林氏曰子

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及聞夫子之言乃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人當進進不已不可遽自足故引詩以明之曰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即子曰可也未若之謂與○觀濤王氏曰子貢穎悟平日讀詩豈不知四如字是喻言

為學但今日聞夫子處貧富之論悟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不但處貧富一事然也故特引素所曉解之詩以明之

耳斯字承上論貧富來推開凡學問上○伯玉陳氏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

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住處磋磨非住處更進亦非住處○元扈徐氏曰全是感悟不是問辭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虛齋蔡氏曰處貧富

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

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就

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

為所未言者也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意包涵無盡妙悟

為難子貢因聖人可也未若之教悟切磋琢磨之旨是不

滯於章句之末能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故聖人許其可與

言詩紫峰陳氏曰詩人之言思致深遠意味含蓄胸次

拘滯者讀之或得其言而不能得其意或得其一意而不

能得其餘意今賜也但告以處貧富之道而未及夫詩而

此詩所言又非專言處貧富之道賜乃因所言而知所未

言觸類於一言之間而得意於言語之外活而不拘通而

不滯與之言詩信乎可矣因之吳氏曰告往知來時時

有往時時有來前一番為往後一番為來如昨日透悟今

日又有新得則昨日之透悟為往今日之新得為來也今

日透悟明日又有新得則今日之透悟為往明日之新得

又為來也執著不得通章重義理無窮

○子貢無諂無

驕之問正是一點自足底意思及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論

便恍然不自足了故夫子深與之通章以不自足為主未

若二字含蓄○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

多少意味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

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

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

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紫峰陳氏曰君子求在我者人不知已之學何損於

我故不以為患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此病之

在我者故當以為患也虛齋蔡氏曰夫子此意常提掇

以教人曰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曰不患莫已知

求為可知也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為

學者設或曰說得廣言夫子未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章

律之似止為學者設方山薛氏曰知人要自己窮理

正心平衡空鑑彥陵張氏曰此夫子於患人知者下一

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通考整菴羅氏曰知人之所

以為難者迹然而心或不然也君子心乎為善固無不善

之迹小人之心乎為惡然未嘗不假仁義以蓋其姦其姦愈

深則其蓋之也愈密自非洞見其心術有不信其為君子

已乎雖至終於必敗然國家受其禍敗有不可勝救者矣

載稽前史歷歷可徵夫人固未易知苟清明在躬其誠偽

亦何容隱乃蔽於私累之欲失其所以照臨之本夫安得

不謬乎然則知言之學正心之

功是誠觀人者所當致力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之一終

四書圖說大全

論語卷之十一

如長壽。壽人。林。以。前。燒。水。出。
不。獨。也。然。則。味。言。之。學。並。亦。之。
衣。同。家。無。以。難。與。其。學。之。游。其。也。以。其。細。之。本。夫。夫。之。其。
難。許。前。史。魏。烈。下。難。夫。人。周。未。長。變。皆。南。湖。亦。與。其。也。也。

